

# 大卫·奥格威自传

DAVID OGILVY AN AUTOBIOGRAPHY

大卫·奥格威◎著 麦慧芬◎译



**An Autobiography**

**by David Ogilvy**

Copyright ©1997 by David Ogilvy

中文简体字版权©1998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John Wiley & Sons, Inc. 安排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30—1998—30 号

**大卫·奥格威自传**

大卫·奥格威 著 麦慧芬 译 高志宏 徐智明 校译

责任编辑：苏斌 朱晓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60 千字 印数：1—30000 册

书号：ISBN7-80645-210-9/K·9

定价：16.80 元

## 中文版序

# 广告大师的人生告白

十年前，我有幸翻译了奥美创办人——大卫·奥格威的选集，犹记得当时心中颇引以为傲，自以为完成了一件难能可贵的大事。十年后，出乎意料居然得以有缘为他的自传写中文版的序，只是此时此刻的心情既错综也复杂。也许是过去的3650天，在奥美无数的变迁与改革中，看尽了周遭许多身不由己的人性倾轧。商场风云，岂是变化两字可以了得！

拜读D.O.（大卫·奥格威）一反常态以几近口白的方式，徐徐道来从前种种，真让我有走入时光隧道和他同游往昔的感觉。是的！好汉不提当年勇，但一向直言直语、开诚布公的他，虽然写作文体不再短言短语，却不惜“自暴其短”说起许多

生活中的臭事。当然，他也不忘以幽默的口吻消遣周遭的人事，包括他的家族和他自己。譬如：D.O. 提及 6 岁时因为一位非洲主教的善意，小小的心灵不禁认为黑人是比较优秀的人种；8 岁的时候就会追问大人有关个人创作价值多少的尴尬课题；小时候闲来无事养成偷看姐姐情书的间谍本领，使他成年后得以胜任情报员的工作；母亲的训诲中，诉诸武力是懦夫行为，必须采用舌剑修理“敌方”，D.O. 就身体力行了 40 年；念书的时候，认为老师问及拿破仑的国籍是件其中有诈的事，而自作聪明地改以荷兰人代答，结果遭到了不准吃晚饭的惩罚。

为了求职，他自己创作了生平第一个广告文案，征求男秘书或旅游伴侣的工作，却引来第一个美国佬要求 D.O. 与他同睡的花边故事。他的下场是夺门而出奔回伦敦，因为涉世未深的 D.O. 当年对所谓的同性恋闻所未闻。

在牛津大学就读，可能是 D.O. 一辈子最挫折的人生经验。天生因气喘而辗转难眠的毛病，使他白天上课异常疲倦，再加上对漫漫长日的学习生涯缺乏耐性，积极想赚钱的决心却又无比雄厚，使得他每逢考试，都以不及格“报答”当年颁给 D.O. 奖学金的师长们。他的青春就在挥洒自如的叛逆中虚掷一空。

紧接着，巴黎的厨师生涯使他深刻地了解了专业之道。在他看来，培养一名法国餐厅主厨所要花费的时间，

就好比培养大医院主治外科医生一样长 (D.O. 一向喜用医院作比喻, 他也曾说奥美是所教学医院)。最重要的, 在我看来, 是他学到一辈子受用无穷的烹饪功夫。往后的若干日子, 这套凡人不可及的本领为他创造不少商机, 当然也带给他生活中无数的美食乐趣, 而 D.O. 身材一如往昔, 举手投足依然潇洒迷人。

英雄不论出身低, D.O. 对自己卖过厨具、当过超级销售员, 一向引以为豪, 他那种锲而不舍、钻研甚深的“磨功”, 古今中外大概都能名列前茅。为了传承销售技巧, 他毫不藏私地写下一份当时被认为是数 10 年难得一见的杰出手册, 也许是这个成功的经验, 使得 D.O. 鞭策自己与奥美人, 养成了将专业知识诉诸文字并传承后代的好习惯。

远渡重洋到新大陆谋生的英国青年, 靠着终生不渝的冒险精神, 展开了他飞黄腾达的新生活。这一大段记载, 是从他担任盖洛普的调查人员开始的, 然后加入广告业, 建造了如今跻身世界第六大的奥美广告公司。有关他的广告生涯与理念, 坊间均有书籍刊载, 在他那一代的广告大师中, D.O. 是硕果仅存的老前辈, 他曾经自喻说: “只要比竞争对手活得长, 你就赢了!”他真的做到了。

如今长年隐居在法国古堡的奥格威, 依然是奥美至高无上的精神导师。这世上, 大概很少有企业的创办人

和他一样，不仅活得久，而且所说的话、所写的书，仍然在地球的许多角落此起彼落地传播着。而他的“红语录”（奥美的企业色是一种大红色）更经常被奥美人广为运用，比方下面几个随手拈来均可朗朗上口的佳句：

• 辛勤工作绝对不会致人于死地。

（可用在属下好逸恶劳时……）

• 雇用比你弱的人，我们就会变成侏儒公司；雇用比你强大的人，我们必定成为巨人公司。

（可用在提醒刚愎自用的老板们以及鼓励下线颠覆上线……）

• 没有大创意，广告就像夜晚航行的船只，无人知晓。

（可用在贩卖大胆的创意作品给胆小的广告主时……）

• 活着时愉快些，因为你将会死得很久。

（可在挫败沮丧时鼓舞自己，或用在贪图眼前享受欲罢不能时……）

• 杰出的创意指导有如号角鹤，有创意才华，也具领导能力。

（可以退为进，用来刺激现任创意指导们……）

绝妙好词俯拾皆是，不胜枚举，D.O. 的睿智可见一

斑。

这本活生生的自传，串联了大卫·奥格威一生中的奇遇，如果你看过他的专业著作，这本书自然非看不可；如果你尚未拜读他的广告论述，那么这本书正好入门。不妨敞开心胸，聆听一个广告大师人生的告白。

庄淑芬

(台湾奥美广告公司总经理)

## 前 言

我写这本自传已经是 17 年前的事。我今年 85 岁，对自己已经不像 50 岁时那么感兴趣了。其实我并没有把自己的故事都翻到台面上来的嗜好，但是，为了满足出版商给这本自传补充些新东西的要求，我罗列了我最喜欢的那些很难弄懂的字眼，我最喜欢的花，我最喜欢的食谱，还有我最喜欢的朋友。

有一些事我想谈得深入一点，因为我有意，或者应该说有这样的厚颜，把这 17 年再强加给读者。

• **印度之爱。**80 年代，我在印度奥美广告公司做过几年总裁。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巡视印度的五家分公司，我对印度同事和他们勇敢的国家，产生了深深的敬

佩与热爱。

我曾暂代过德国奥美广告公司总裁，大约有一年时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搭火车往来于法国多佛 (Touffou) 的家和法兰克福的办公室之间。我的德国同事让我努力地工作，这使他们大感光荣。我喜欢与他们共事的每一分钟。是的，每一分钟。

• **如何得到大家的起立欢呼。**每年我都有几次机会从多佛到外地去为一些场合做些演讲——商业团体活动、客户聚会、自己公司的高层会议等等。有一次在洛杉矶，我在一个午餐会上对大概 1000 位来宾谈广告业。一走上讲台，我就伸出手臂，向上做了一个小手势。全场来宾都起立欢呼。

这件事让我感觉棒极了，因此我又在其他场合故技重施。这个办法屡试不爽。大家不断地邀请我演讲，让我伤透了脑筋，因为我从来不讲什么新东西。我不断地鼓吹广告是为了销售，并且打击那些认为广告是艺术的家伙。我到死都相信广告人追求的是结果，如果广告人不坚持这个信念，广告业一定会走向死亡。

• **敌意的收购。**1989 年，我至爱的公司在股市中被 WPP 收购。WPP 是非凡的马丁·索瑞尔 (Martin Sorrell) 经营的一家英国公司。那是一次极不愉快的经验，特别是如果我能坚持将公司晚 25 年再上市，那件事就不会发生。那一次战败，让我不得不吞下自己的骄傲，按照

马丁·索瑞尔的要求，在WPP担任了3年有名无实的总裁。通过那次并购，WPP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告集团。

我经常注意到，经济类媒体每次提到奥美广告公司，从未忘记加上一笔“WPP集团成员”。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总是喜欢揭人疮疤？

• 在多佛的日子。我喜欢园艺。妻子赫塔(Herta)以陪我一起做那些事来支持我。我溺爱我的孙儿们。严格说起来，他们并不是我真正的孙儿，因为他们的母亲都是我的养女。但他们是我生命中的光源。

我与外界的通信一直很频繁，有时用传真，有时用信件（我刚搬到这儿的时候，由于收发的信件实在太多，波恩斯(Bonnes)邮局的等级不得不受到提升，邮务人员的工资也跟着上涨了一大截）。

朋友与以前同事的频频造访带给我许多乐趣。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退休或者转到其他企业工作。奥美广告公司的现任董事们也经常会到多佛来开两三天的会。如果在这儿真有一群逃不走的听众，而我又能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像公司里不死的幽灵一样，对他们滔滔不绝。

多佛本身就是一个14世纪的古堡（在最后一章你会看到它还不仅如此），在法国史迹保存法的护卫下，已经成为一处热闹的观光圣地。一开始，我对见到观光客在

这儿走来走去并不在意。但是两年前，我的养女米娜琪（Minouche）和他的夫婿道格拉斯（Douglas）在这儿开设了一个专用停车场，一个冷饮摊和一间礼品店。于是每天下午我就帮他们清点顾客人数。这样能重新唤起我青春的活力。

大卫·奥格威

# 目 录

广告大师的人生告白 庄淑芬

## 前 言

第一章 乖乖小祖宗	1
第二章 巴黎的大厨师	45
第三章 纽约与好莱坞	67
第四章 秘密任务	93
第五章 广阔的乡村修道院	113
第六章 名与利	135
第七章 隧道尽头的光亮	163
第八章 奇迹森林	179
向 50 位挚友致敬	183
最喜欢的字眼	195
最喜欢的食谱	197
最喜欢的花	204
客户名单	205

第一章

# 乖乖小祖宗

---



27岁的奥格威

我爷爷生于6月23号。我父亲是同一天。我也是。我1911年出生，当时我们住在赫斯利(Horsley)，萨里(Surrey)郡的一个小村子，在伦敦西南30英里。在那个年代，瑟瑞仍是一块乐土，充满鹂蛋、立金花酒、烧炭人、吉赛人、盖屋顶用的大干草堆和女家庭教师的马车。还有一个住在石灰岩洞里的女巫婆，叫羽毛夫人(Dame Feathers)。我们隔壁住的是化学家亨利·洛斯科爵士(Sir Henry Roscoe)，他的侄女毕翠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是我们家的常客。她的英格兰就是我记忆中的英格兰。

在我奶奶南希·尼金斯(Nancy Niggins)的眼里，我是个从不会犯错误的孩

子。当哥哥姊姊都抱怨我令人无法忍受时，她总是为我辩解：“乖乖小祖宗，他只是饿了。”当我把蓖麻油吞进肚子而没有吐在她床上时，她就佩服地称赞我：“乖乖小祖宗，比罗勃斯大王（Lord Roberts）还勇敢。”

有时会听到我们家保姆大吼：“看我捉到你后怎么收拾你！”这绝对不只是威胁而已。我三岁的时候，英国向德国宣战，父亲破产了，佣人们纷纷被解雇——园丁布莱特（Brett）、司机贝西福特（Bashford）、女仆佛罗伦斯·彻丽（Florence Cherry）、特别会做蛋白甜饼的厨师露西·史考尔（Lucy Skull）。最令我难过的是其中也包括奶妈南希·尼金斯。南希给了我母亲般的照顾和爱，她的离开，是我到现在都无法释怀的伤痛。这次大裁员唯一的幸免者就是前面提到的保姆。她决不放弃任何让我生命更悲惨的机会。她的策略就是打击我的自信，让我相信我是个矮冬瓜、病秧子、懦夫、娘娘腔。当我姊姊玛丽把我摔倒在地时，这个泼妇不停地嘲笑我，完全漠视姊姊大我四岁的事实。

后来我们必须搬到伦敦的外婆家去住。这件事情使父亲很长时间都郁郁不乐。据说外婆有一半犹太血统。该说“餐巾”（table napkin）的时候，她说“餐布”（serviette），该说“镜子”（looking glass）的时候，她说“反光镜”（mirror）。她说鹿肉（venison）、药（medicine）、蔬菜（vegetable）这几个字时，总是读错重音。她

的侄女吕贝卡·威斯特 (Rebecca West) 说她看起来就像是《溢涌喷泉》(The Fountain Overflows) 中那个寻血警犬和女警的混合体。但我却很喜欢她发自内心的热忱。她很久以前就赶走了不忠的外公，我也只在去图梭夫人蜡像馆 (Makame Tussaud's Waxworks) 看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时见到过他的蜡像。

每晚午夜，钟声敲响  
他们就“扑—通—通”的一起出现  
杀人犯、牧师、窃贼、军阀  
在图梭夫人蜡像馆中，一切都如此欢愉

我的这位外公，亚瑟·费尔菲尔德 (Arthur Fairfield)，是个来自凯里郡 (County Kerry) 的爱尔兰人。曾当过公务员，后来因为乔·张伯伦 (Joe Chamberlain) 发现他与我的在凯里郡的表兄们共同图谋丁哥港 (Dingle harbor) 的改良工程案而被迫辞职。外公的兄弟，爱德华·费尔菲尔德 (Edward Fairfield)，原来是殖民地事务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被指控主使詹姆斯·雷德 (Jameson Raid) 引发布尔 (Boer War) 战争，但是在接受调查委员会质询的前一天晚上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泰晤士报》(The Times) 登载了一份宽容的讣告，并在其中免除了他的罪名，但是我那好斗的外公却完全不领情。

他拍了一封电报给《泰晤士报》的主编：“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暗示有人曾经以为我兄弟跟那个海盗集团有关连！”

有一次搭乘一辆汉孙式计程马车 (hansancab, 一种供二人乘坐的双轮马车，驭者座位高踞车后，译者注) 去赴宴，他指责车夫故意绕远路，并通过车顶的小孔大声咒骂，极尽侮辱之能事，车夫忍无可忍，最后把车停在路边，强迫外公下车跟他决斗。我不到 5 岁时，他义正辞严地给我讲格莱斯顿东先生 (Mr. Gladstone) 的恶行恶状，说他的钱都是贩卖奴隶赚来的黑心钱。葛莱史东先生是我父亲的亲戚。他还喜欢长篇大论地对我大声讲述美国人的暴行。

我与外婆同住的生活很糟糕，不止因为奶妈的离开，还有“齐柏林飞船” (Zeppelin) 的空袭。空袭一般在晚上，但我还记得发生在 1917 年 7 月 17 日的第一次白天空袭——我都能看见那些轰炸机，它们就像一大群蜜蜂从天上涌来。

6 岁那一年，有一天母亲的姐姐佐依·费尔菲尔德 (Zoe Fairfield) 带我参加一个花园聚会。这个聚会由她主办，在学生基督教运动总部举行。(作者注：如果我阿姨是个男人的话，她一定会成为大主教。宗教历史学者詹姆士·帕克斯博士 [Dr. James Parkes] 曾写道：“她对促进英国基督教会的团结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